



如果 ^{Love} 爱

过日子，就是一寸一寸地走。

冯远征 梁丹妮 著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如果^{Love}爱

过日子，就是一寸一寸地走。

冯远征 梁丹妮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如果爱 / 冯远征 梁丹妮著.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1.9

ISBN 978 - 7 - 5354 - 5280 - 1

I. ①如…

II. ①冯…②梁…

III. ①冯远征 - 回忆录 ②梁丹妮 - 回忆录

IV. ①K825.7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47156 号



新浪读书强力推荐!

选题策划:金丽红 黎 波 安波舜

责任编辑:陈 曦

装帧设计:李雪婷

封面摄影:吴 强

媒体运营:赵 萌

责任印制:张志杰

出 版:	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	电话:027-87679310 传真:027-87679300
地 址:	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-11 楼	
邮 编:	430070	
发 行:	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	
电 话:	010-58678881	传真:010-58677346
地 址:	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	
邮 编:	100028	
印 刷:	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	北京人教方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640 毫米 × 965 毫米	1/16	印张: 13
版次: 2011 年 09 月第 1 版		印次: 2011 年 09 月第 1 次印刷
字数: 180 千字		

定价: 26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010-58678881)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)

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。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,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。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。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,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

目录

如果爱

爱情是我们一人伸出一只手，
托起的一只极其精美的瓷瓶……

1 / 因“豺狼”结缘

7 / 托付一生的爱

12 / 一点弯路不走，就不叫“远征”了

17 / 39元，我买了一只“潜力股”

26 / 内心深藏的梦想
34 / “著名业余演员”冯远征
40 / 砸酒瓶，一举成名
45 / 自卑的男主角
50 / 形象一般，办事真难
53 / 何以回报恩师
59 / 到人艺，一切从此归零
64 / 走出自己，走进角色
70 / 我想当德国公民

人到中年，我们走过了痛苦的历练，
却对表演事业痴心不改。

76 / 柏林一大闲人
81 / 表演不是教出来的
86 / 痛苦的转型
96 / 美丽于我，从来不是资本
103 / 那次争吵
108 / 享受“老鼠过街，人人喊打”
115 / 女人戏中的“男性荷尔蒙”
120 / “严肃点儿，打劫呢！”
126 / 痛并快乐着
133 / 远征，近道

日子是要一天天过的，
过，就是一寸一寸地走。

- 140 / 我的纯真年代
- 147 / 过日子，要一寸一寸地走
- 152 / 我们的三个节日
- 158 / 我也曾是一个大烟鬼
- 163 / 丁克，我们的选择
- 169 / 写给老年
- 174 / 我的父亲母亲
- 181 / 友人速写
- 189 / 姐们儿，哥们儿
- 198 / 永远的“大哥哥”

如果 爱

因“豺狼”结缘

冯远征

我这一生的幸福，是从一部并不浪漫的电影《豺狼入室》开始的。1991年，年近而立的我从德国留学归来，尽管受过西方表演艺术熏陶，也在人艺有过不错的履历，但是，在国内影视圈仍是一个实打实的新人，一切从头干起。既然没资格“戏找人”，只能到处“人找戏”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朋友介绍我进了《豺狼入室》剧组。

片名现在听起来很落伍，当时却是一部商业色彩比较浓的“警匪片”。我扮演剧中的“豺狼”——通缉犯“大个子”，独自骑摩托车流窜到城里，企图伪造一张身份证，伺机劫机潜逃。他瞄上了一个做室内设计的单身女人，她生活优裕，并且有一个在机场工作的追求者，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敲诈对象。于是“大个子”跟踪到她家挟持了她和孩子，智和勇几番较量，险象环生。

当然，这个女人才是真正的主角，进组之前我就听说，她叫梁

《漓江春》中的丹妮很漂亮，让无数小伙子一见倾心。





自从丹妮出演了《第三个被谋杀者》，几乎所有的警匪片都将女主角的位置留给了她。

枪战片、警匪片，女主角的位置都留给了她。

丹妮是最后一个进组的，为拍《编辑部的故事》耽误了几夭行程。大家对那一集大概还有印象，张国立演的“傻小子”去《人间指南》编辑部征婚，丹妮恰好去那里想征个儿子，李冬宝赶紧给俩人牵线搭桥，丹妮一句“宝贝儿，妈给你做好吃的”把张国立吓跑了。

我在试妆间门口第一次见到她，真的很漂亮，有气质，但是因为刚下火车就赶过来，整个人又显得疲惫不堪，不像我想象中那样光彩照人。

旁边的工作人员向她介绍：“丹妮，这就是跟你搭档演对手戏的‘豺狼’，冯远征，刚从德国回来。”

那时候的我总是一副时髦的学生打扮，浅蓝色的牛仔服牛仔裤，从德国带回来的双肩背包，耐克鞋，透着些“洋范儿”。丹妮看了看我，并没有表现出我所期待的热情，只是淡淡地打了个招呼。

丹妮。

梁丹妮？如雷贯耳！从我开始喜欢表演，在演员群里扎堆儿的时候，她的名字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一来因为她实在太漂亮了，她主演的《傲蕾·一兰》和《漓江春》让无数年轻小伙子一见倾心，二来，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洋气，不像其他女演员，什么春啊，秀啊，丽啊……据说，自从丹妮10年前拍了中国第一部警匪片《第三个被谋杀者》，此后一遇

这个人挺好的，话不多，也没有架子——我心里想。

戏开拍以后，我非常努力，因为这是我回国以后第一部作品，必须演好，更因为我想给我的偶像留下一个好印象。

在拍摄过程中，我和丹妮一同设计了很多对抗性的动作。有一场戏，我闯进丹妮的工作室，她使劲儿推了我一把，还狠狠扇了我一耳光。那时候拍电影，现场还没有监视器，只有看回放才能知道效果。等到胶片冲出来，导演一边看回放一边说：“丹妮，我再也无法设计你打他的动作了，你看，你这一巴掌多厉害，把人家像照片一样给贴到墙上去了！”

丹妮自己也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偷偷来问我，是不是推得太狠了。我大大咧咧地说：“嗨，那有什么！谁让我自己长得太瘦呢。”

但是轮到戏里有我“打”丹妮的镜头，我反而不忍心下手了。每当我揪着她的头发往墙上撞的时候——“墙”并不是真墙，是木头搭的布景——我一定会把自己的手垫在她脑后。而“打人”的时候，我尽量靠技巧和镜头的角度来达到效果。

有一场戏，剧本要求我暴露出“豺狼”本性，恶狠狠地扇她一嘴巴，我连拍三条都过不了。导演急了，冲我喊：“出手重一点！你这样轻飘飘的，扇蚊子还差不多，哪像打人啊！”后来，只见丹妮把导演叫到了一边，两人嘀嘀咕咕不知道说些什么。



在戏里，一遇到这样的动作，我就很不忍心下手。

重新开拍时，我想，不狠不行了，于是酝酿了一下情绪，“啪”的一巴掌打下去。前几回，每次我出手，丹妮总会下意识地躲一下，而这次她居然一点儿也没躲，于是我的狠劲儿一下子、全部、结结实实地落在她脸上……我立时傻了。

直到导演兴奋地喊了一声：“停！这回不错！”我才回过神儿来，语无伦次地问丹妮：“你……你怎么不躲啊？”她笑了笑，没说话。过后，我又专门找到她道歉，她才告诉我：“我是故意不躲的，这样拍出来才真实，如果我提前告诉你，你还下得了手吗？”

尽管我们在戏里配合默契，但在戏外，丹妮好像并不喜欢我。她觉得我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大男孩，走路一蹦一跳，像她的跟屁虫一样，整天都追在后面叫“丹妮姐——”

她有时候会不耐烦地对我说：“为什么我说什么你都不明白？为什么你永远要先眨三下眼睛，然后问我‘是吗’、‘为什么’、‘不会吧’？你是从德国来的吗？我看你是从月球上来的吧！”

我那时确实比较单纯。在德国，人际关系简单，我又不必操心衣食住行，人情世故一窍不通。以至于丹妮有一次说起制片方没有



丹妮说，那时的我看似洋味儿十足，其实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大男孩。

导演说得没错，
“坏人”不一定看
上去就坏。



和我们正式签约，片酬可能得不到保障，我也很迷茫地眨了眨眼，问她：“为什么？不会吧？”

这部戏的主要演员就我们俩，除了黏着丹妮，我实在没别的去处。不过一有人要求跟她合影，她就把我往边上“轰”：

“去去，你那边呆会儿去！”

而且，在我们婚后很久，丹妮才告诉我一件事。说之前，她让我先答应她“不生气”。

“你说吧。”我对她完全不设防，不相信她能说出什么让我生气的事儿。

“我曾经建议《豺狼入室》的导演把你换下来。”

“为什么？我怎么不好了？”我很惊讶。我一直认为我们最初的感情基础就是在那个剧组里奠定下来的。

丹妮笑着说：“你没什么不好，只是一开始我觉得你不太适合演‘豺狼’。你看你，这么阳光，这么单纯的一个男孩儿，怎么看也不像个坏人啊。”

这还差不多，我松了口气，问她：“那导演怎么没让我走？”我知道丹妮当时很有影响，导演很重视她的意见。

“导演自己就是个小子，当然不重身材重智商了。我跟他几次提过换人，他都没答应，还给我做工作，说坏人不一定看上去就

坏。对了，我还一直撺掇咱们王副导演争取这个位置呢，呵呵。”

“王副导演”我知道，高大威猛，看上去的确很“豺狼”。难怪有一阵子总看丹妮跟他在一起嘀嘀咕咕的。

在剧组里，我们的工作时间是每天下午1点到第二天凌晨，拍戏之外，除了睡觉，就是吃饭和化妆。剧组因为资金限制，没有专业的化妆师，所以从头到尾丹妮都是自己化妆，我就在她旁边举着电吹风吹我的“飞机头”。

休息时，我们一起在院子里走一走，偶尔也出去看场电影。我们对电影的审美十分相近，对张国荣和梅艳芳的由衷热爱就是从一部《胭脂扣》开始的。随着交往越来越多，丹妮在我心目中，渐渐从“偶像”、“前辈”变成了一个亲切可爱的好朋友。她也不那么“烦”我了，愿意和我聊聊她的生活，还有她的婚姻。尽管我“什么都不明白”，但至少对她很真诚，不像有的人，动辄张开胳膊“丹妮我爱你”，其实只是在逢场作戏。

三个月以后，拍摄结束了，我和丹妮一起从西安回到北京。那时候，她还是铁路文工团的演员。

大约又过了一个多月，她突然打电话给我，有些忧伤地说：“我要走了。”

我很惊讶，“去哪儿？”我知道她已经在北京工作了8年。

“回广州，我父母那儿。”

我并不知道她为什么仓促离开，只知道她在北京有不少朋友，但是这件事只告诉了我。我到她家里，帮她收拾行李，又叫了一辆出租车送她到机场。

那天，丹妮独自推着行李走向安检，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眼泪突然流下来。我后来才明白，候机大厅里正在放着的《再回首》触痛了她的内心，“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，只有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”她回忆起了那些难过的往事，并且，不敢想象形单影只的未来。

托付一生的爱

冯远征

年轻的时候，关于爱情，我相信缘分，也不相信缘分。相信是因为年轻人总有一种浪漫的情怀，不相信，是因为担心感性的冲动影响了理性的思考。但是到了今天我才发现，无论愿意不愿意，相信不相信，一切终归还是缘分。

丹妮离开北京后不久的一天，我从剧院回到家里，我妈说：“今天下午，有个女孩儿给你来了个电话。”

“您问她是谁了吗？”

“她没说，只说是找你拍戏的事儿，晚上7点再给你打。”

我想来想去，自己回国不久，一没名声二没路子，谁会找我拍戏呢？

那天晚上，我们一家子正在边吃饭边看《新闻联播》，电话铃响了。

“远征，找你的，快去接！”我妈比我还激动。我连忙跑到电话机旁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听筒里就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：

“喂，是远征吗？我是丹妮。最近你有空吗？”她直截了当地问我。

“有空，这段时间剧院里正巧没我的戏。”我并不知道她要说什么，但直觉是件好事儿，于是先迫不及待地应承下来。

“海南电视台和广东电视台要合拍一部18集电视剧《冯白驹将军》，我觉得，你演陈清山挺合适的，他是一个从海外归来的革命领导人，你有兴趣吗？”

“有兴趣啊！戏里有你的角色吗？”在我的潜意识里，有戏拍

当然是好事，假如能和丹妮一起拍戏，更是好上加好。

“嗯，我演冯白驹将军的夫人。如果你答应的话，我这就跟导演推荐去。过两天，剧组在海南集合，你一定要过来！”

“好，没问题！”我答应得非常干脆。

我们没有再多说什么，挂断了电话，只是隐约感觉到，这个决定不同寻常，似乎有什么重大的转机正在等着我。

我立刻启程，坐火车到了广州。丹妮专门到火车站接我，我们一起飞到海南。丹妮告诉我，她刚回广州两三天，在街上偶然碰上《冯白驹将军》的导演白德彰，人称“白大爷”。白大爷过去跟丹妮很熟，就顺嘴儿问了一句，有个新戏，愿不愿意演。丹妮正发愁换了单位工作接不上茬儿，于是满口答应下来，还向白大爷推荐了我这个“海归”去演一个投身革命的华侨。若不是命中注定，哪能如此巧合？

战争题材电视剧一向男多女少，进了摄制组，仿佛进了“和尚班”，有名有姓的男演员 30 多个，还有男群众不计其数。除了丹妮，我谁也不认识，所以依然是和她在一起的时间最多。

丹妮漂亮，经常有男演员约她出去逛街买东西，她一向来者不



和丹妮形影不离，使我很快成为剧组里的“大众情敌”。

拒，“好啊，什么时候？”她心软，拒绝了别人，面子上过不去。

到了约定的时间，她会准时出现，令对方喜笑颜开，不过笑容很快就僵住了，因为看到美女后面还跟了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。哟，这不是冯远征吗？我又没约他，他干吗来了？

这时候，丹妮会大大方方地说上一句：“反正也是玩儿，就一起去吧。”弄得男演员很尴尬，去也不是，不去也不是，只好随便买两样东西了事。那段时间，我几乎成了剧组里的“大众情敌”。后来丹妮说，我就是她的“灯泡”兼“保镖”。

但是没过多久，“大众情敌”就神气不起来了，我得了一场重病——水痘。说来可笑，小孩子的常见病还能让一个大人趴下？可是事实确实如此。从北京出发前，我跟我的小侄子连接带抱地玩儿过，几天以后就听说他出了水痘。没想到的是，水痘病毒通常有10~15天的潜伏期，也就是说我跟他玩儿的时候，他身上的水痘病菌已经转战到了我的身上，埋伏了一段时间，凶狠爆发。

我立刻被送进了医院的隔离病房。除了手指甲和脚指甲，我的全身上下都长满了豆粒大的水泡，明晃晃的，有的已经化脓溃烂。更可怕的是，脓水流到什么地方，什么地方就长出新的水痘。海南的气候潮湿闷热，病房里也没有空调。我不能洗澡，浑身又湿又黏，又痒又疼，涂满了紫药水还是无济于事，我甚至连一口东西都不能吃，口腔黏膜也全部溃烂了。

我住的隔离病房过去是住院部的传达室，就在楼道的把口处，宽大的窗玻璃外面还安着防盗铁条。因为身体溃烂，我只能穿一条内裤躺在床上，身上盖一张薄薄的被单。每一个从窗口经过的人都会下意识地往里看一眼，然后被吓一哆嗦，不知道里面这个浑身紫药水的“怪物”是什么来头。

我一个人躺在床上，又难受又无聊，压根儿没人来看我，谁敢去看一个传染病人呢？第二天下午，病房的门被轻轻推开了，我转头一看，居然是丹妮！我心中一阵激动，想叫，想笑，但一想到自己这副体无完肤的吓人样儿，又笑不出来了，沮丧地垂下了眼皮。



大病初愈，脸上的痘印儿依然明显。

丹妮见到我，好像惊了一下，定了定神才走到我的床边坐下。她想拍拍我，表示安慰，可是我的身上、脸上、手上全是水痘，她只好在我的手指甲上轻轻摩挲，因为只有这里还是完整的。我没有说话，心里涌起了一股暖融融的温情。

从那以后，她每天拍完戏，回房间卸了妆就来医院照顾我，跟我聊天。但是每天她推开门的时候，都要不由自主地“激灵”一下。剧组里一个朋友给病床上的我照过一张相，回北京后，我妈妈每回看到这张相片，都要掉眼泪。丹妮形容我“简直像鬼一样”。

出水痘时，头皮也不能幸免，我的头发都粘在了一起。有一天，丹妮说：“你这样是不是特别难受？我帮你洗洗头吧。”

“算了吧。”我轻轻地说。

不是我不想洗，而是我实在担心她被传染上。她每天来看我已经冒着很大风险了。丹妮曾经打电话问她妈妈，自己小时候出过水痘没有，她妈妈说不记得了。如果没出过，她被传染的可能性极大。

但是丹妮并不理会，走出病房，一会儿，拿进来一个脸盆和两个装满热水的暖壶。我也索性不再拒绝，确实太难受了。

丹妮让我躺在床上。她在床头放了一个凳子，又把水盆放在凳子上，用手往我的头发上一点点地撩水。因为不能揉，怕把水痘揉

破，她只能轻轻地捋着我的头发，让水一点点渗进去，把那些折磨我的脓水顺着发梢冲走。洗头的时候，丹妮一句话也没有说。我静静地躺着，思绪随着间断的水流声也变得断断续续。

丹妮是女主角，戏份很重。我知道这样白天晚上连轴转会让她很累。有几次她临走的时候，我都想说：“明天不要来了，我自己能行。”可是最终也没说出口。因为，在那样的痛苦煎熬下，她就像是我每天唯一的希望，唯一的盼头。

但是有一天，丹妮突然告诉我，她家里有事，要请假回广州。那两天对我来说真是无比漫长。我整天眼巴巴地朝窗外看了又看，除了护士来给我换药、送饭，就再也没人肯光顾这间病房了。

寂寞中，我开始胡思乱想：一个有名的漂亮女演员，竟然肯冒着得病甚至被毁容的风险来照顾我，即使是普通女人，能做到这一步的也不会太多。这样善良的女人是值得用爱去托付一生的——既然她已经有家了，我就永远把她当成自己的姐姐吧。

两天以后，当丹妮突然出现在我的病房门口，我真是又惊又喜。她看上去有些疲惫，有些伤感，但又好像轻松了许多。她告诉我，她丈夫已经出国很多年，这次回广州，就是去办离婚的。